

自序之尾

～～2016年2月11日寫於牛頓

也許應該說明，我覺得一個作者（如我者），寫下的東西，由於“無所求，也沒有存心一定要寫”，所以變成一個有生命的東西。

有生命的東西，作為我第三生的寫照吧！一本書，成於無心，反而有其生命；原來一本好書，由於有生命，才值得珍惜。

由於自己浸淫研究，且樂此不疲；所以，自己想講的，有時邏輯太以複雜，寫出來幾乎所有一般讀者無法立即了解。但是，有心的讀者，可以逐步推敲，終至於恍然大悟；（真正的）書之為書，其作用大矣。這也是在這網路時代，“好書”仍無法取代的緣故。

吳健雄之 Lee-Mo-Wu 實驗，主要爭的其實是弱作用的第一個定量實驗，李政道曾以 Columbia 實驗稱許之。

可是 Lee-Mo-Wu 實驗用的是 ^{12}B 及 ^{12}N 衰變，其詳細的比較，而 ^{12}B 及 ^{12}N 是12個核子在一起的複雜系統，實驗結果

較亦取得，在1962年 published 在 *Phys. Rev. Lett.*；理論上的解釋，在兩年左右，Kim 及 Primakoff 提出 Elementary-Particle Treatment (EPT)，把 ^{12}B 及 ^{12}N 看為一個粒子加以解釋。

可是爭辯持續了十五年之久，中間有一大堆專業文章，有很多大牌物理學家牽涉進去。

有天我在走廊上“抓”住老 Henry 問他的 EPT 中有一個 form factor ($F_E(q^2)$) 與 Lorentz invariance 之用法似有出入，是否正確？老 Henry 說他得想一下，再告訴我；兩天後，他告訴我確實應該改動。

所以有我們1977之 CVC 及沒有 second-class currents 之文章，他將這文章前後改了近百次之多。

也因此確立了 Lee-Mo-Wu 實驗，可以證實 CVC 的事實，即使 ^{12}B 及 ^{12}N 是如此複雜。

一般物理學家都不曉得此中的來龍去脈，我把這些寫在本書之中，當然曲高和寡了。

我當初並不知自己被捲入這世紀之爭，三十幾年後也之以得到“李遠哲傑出人才獎座教授”。

我覺得，我自己應該以提出完美的“標準模型”而遲早得到世人（世界物理學家們）的認可，可是這應該是十五年、或二十年後的事，因為要確立“標準模型”確實是需要這麼長的時間。

既要十五年或二十年，對我自己而言，其實是可有可無；也許好友齊正中所云，卻對臺灣的年青人很重要。

我的一生很奇怪，既有相當痛苦的三生，到頭來上天給了我113，吃穿也不必愁。所以一切打平。

所以，“我的第三生”，給了我許多思考的時間，讓我接觸到“標準模型”這麼完美的真理。